



战 友

路以丁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 版 者 的 話

1.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志願軍英雄傳”，全書共一百余萬字，介紹了 64 位志願軍英雄、模範和功臣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的英勇事跡。

為了適應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需要和購買能力，經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同意，本社特從全書中選出 27 篇文章，分別編成 14 冊，每冊介紹了一位或幾位英雄、模範。

2. 本書介紹了一等功、二級英雄、戰士李克先和曾南生，特等功、二級英雄、苗族戰士龍世昌，和一等功、二級英雄、戰士周臘生的故事。

1956年6月

封面設計：丘 陵

友 战

路以丁等著
艾炎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战 友

路以丁等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1 7/8印张 31,000字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定价(6)二角

目 次

战友·····	路以丁(5)
苗家的好子弟·····	楼 芹(25)
新生的力量·····	王德瑛(39)

战 友

路 以 丁

李克先，遼寧省沈陽市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4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歷任副班長、班長。1951年3月17日在朝鮮江原道洪川郡吾野坪北山战斗中光荣牺牲。战后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机关特决定追記一等功，同时授予“二級英雄”称号。

曾南生，湖南省長沙市人，1932年生。1949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歷任通訊員、班長、排長。1951年4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第四次战役在吾野坪战斗中，作战有功，1951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机关特决定記一等功，同时授予“二級英雄”称号。1952年7月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一級战士榮譽勳章。1952年10月8日在朝鮮黃海道長丰郡項洞里战斗中光荣牺牲。

曾南生在連隊里，起先并不大引人注意。連里有許多著名的人，例如鐵匠出身的李克先，就是其中的一个。同志們談

起李克先的时候，总是帶着敬慕的心情，說他沉着、勇敢，喜欢帮助人。对于曾南生，大家却談得很少；偶尔談到，也只是說他單純、热情、倔强，常常还因为一句話急得滿臉通紅。好几个战士都記得他和李克先的一次有趣的談話，那时曾南生剛剛参加志願軍，李克先無意地問了問他：

“你十几啦？”

“17歲。”

“哪省人？”

“湖南省。”

“在家干什么？”

“放牛。”

“像你这样的年紀，应当在家里念書。”

“真怪！同志，你比我多吃多少粮食呀！”

“有那么几大車高粱米吧。”

“抗美援朝，还論这个条件么？”

“小伙子心真灵！”李克先笑了笑走开了。他心里爱上了这个年輕人。

曾南生的生活經歷就这么簡單嗎？不是的。他在長沙街头賣过报，跟着母親擺过香烟攤，在湘江碼頭上当过搬运伕。1949年湖南一解放，他就参加了人民解放軍。

全國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时候，他托人給媽媽寫了一封信：

媽媽，我报名参加志願軍了。……过去，我对祖國没有什么貢獻。現在，美國強盜打到了祖國的大門口，眼看战火要燒到祖國的

土地上來；朝鮮老鄉們正在受着我們从前受过的苦。……媽媽，我是个青年，应当到火綫上去保衛祖國！……

1950年10月底，部隊向楚山急進，准备攻击被圍的李承晚偽軍。戰士們都背着六十多斤重的東西，走着又窄又陡的山路。曾南生緊跟着前面的人，走了不到30里，兩只腳上就磨起了幾個大泡。

李克先見他一扭一跛的，便跑上兩步，抓住他的背包：

“人小，背包可不小。快卸下來，我背上吧。”

沒想到曾南生有這股倔強勁：“我的東西我自己拿吧！”

爭了半天，沒個結果。最後，李克先奪過那袋子苞米，放在肩上，嘴里還嘀咕着：

“小伙子硬倒硬，就怕這樣會硬出‘麻煩’來。”

第二天下午，指導員把曾南生叫去了：

“曾南生，今晚上你和收容隊一塊兒走吧。”

曾南生滿臉通紅，話音里帶着一點激動：“指導員，叫我跟隨着部隊到前邊去吧。……腳上的泡，我抗得住。……實在走不動的話，爬也爬到火綫上去，決不給別人添麻煩。都是抗美援朝來了，我干嗎要給別人添麻煩呢！”這后一句話，好像是他對自己說的。

指導員沉默了一下：“好吧，允許你隨隊。以後行軍要是有人替你背背包，可不許不給喲！什麼叫添麻煩？這是同志間互相幫助。你還不知道這一點么！”

3天急行軍，戰士們一個個雖然累得眼眶發黑，却都憋着勁要打个痛快仗。但赶到指定地点时，兄弟部隊已经把敌人

“吃”得剩不多了。大家都在喊：“糟糕，‘肉’沒有了，喝点‘湯’吧！”

連隊接受了搜山任务，把战士們分成若干小組。曾南生被分配在公路旁的一个小山包上放哨。夜間，北風呼嘯，他用大衣緊裹着身子，眼睛張望四方。四外的山头上，被敌人的凝固汽油彈燃着的火越燒越旺；远远近近，槍声緊一陣、稀一陣。曾南生很羡慕正在搜山的战友們：“李克先这回少不了要抓几个俘虜。”他游动了一会，想坐下讓發麻的腿和酸疼的身子休息一下。可是指導員的話又在心里响起來：“崗哨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說不定敌人的散兵会鑽到崗哨附近。”他趕緊脫下棉大衣，放在一塊石头上，猛覺得身子比以前輕松靈活多了。

不知从哪里傳來沙一沙一沙的声音。

“是野猫子么？”曾南生握緊自动槍，食指扣上扳机，兩只眼瞪得很大。

奇怪的声音越响越大。借着淡淡的星光，他看見几团黑黝黝的东西压倒叢密的枯草，向小山头上蠕动。他全身緊張極了，仿佛有一股凉气从后脊梁升到腦盖上來。他很快从喉嚨里喊出：

“誰！”

黑团立刻紛乱了，有的驚叫起來。曾南生的自动槍响了。

“站住！”他追了上去。原來是8个逃散的李伪軍，被打死一个，打伤兩個，其余的举起双手，像5根木樁栽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太陽出來的时候，曾南生得意地押着俘虜走進連部。

“这都是你抓的？小伙子搞得不錯呀！”指導員臉上露出兴奋的光彩說。

“是大伙逼得李伪軍沒路可走，我才揀着这‘洋撈’。”曾南生靦腆地回答。

这天，曾南生十分高兴地把昨夜站崗抓俘虜的經過告訴給李克先。李克先不时地点点头，等曾南生講完，才慢吞吞地說：

“干得好！就可惜这回抓的都是李伪軍；要是美國鬼子，那就更帶勁。”

“对。以后碰上美國鬼子，非好好抓它几个不可！”

部隊抵近三八綫，積極准备進行第三次战役。曾南生心里正暗暗高兴，可沒想到連首長竟決定把他留在二梯隊做战勤工作。听到这个决定，他楞了好久，心里像受了委屈，七上八下不好受。他急忙跑到指導員面前：

“指導員，我能参加打仗。我來抗美援朝，就是要打仗的！”

“誰說你不是來打仗的呢！打仗少不了战勤工作；作战勤工作也是参加打仗。你剛鬧过病，身体还……”

“病早好了。現在吃飯比誰都不少吃。这次打仗不叫我参加，我就再打不上仗了。”

“看你說的多天真。你以为往后沒有仗打了么？長着呢！打的是美帝國主义，打的不是雞蛋——一下子能把它打爛。”

就这样，在第三次战役里，曾南生和炊事班一起做战勤工作。直到部隊打到漢江以南，他才回到班里。对这件事情，他总觉得不是味，心里常嘀咕：“我是來抗美援朝呀，怎么只能听別人講生动的战斗故事呢！”

一个晴朗的早晨，同志們坐在防空壕旁边，一边晒太陽，一边擦槍。五班战士王喜才連蹦帶跳地跑來：“六班長，快到排長那兒領立功証去呀！”說着，还把手里拿着的一个紅艷艷的立功証举到头上晃了兩下，扭头走了。曾南生裝着沒有看見，噘着嘴，心里嘀咕：“人家王喜才比我晚到志願軍兩天都立上功了，我算个啥呢！”想着，想着，眼泪把眼眶填滿了。

李克先見情形不对勁，站起來拍拍曾南生的肩膀：“走，曾南生，咱們去拾点干柴燒水。”

倆人走到山根，李克先問：“怎么啦，不大舒服么？”

“不是身体不舒服，是心里不舒服。你看，我究竟当的是什麼志願軍？人家打仗、立功；我呢？打仗把我留在后边。……你也不是沒有听见文化教員讀报，祖國一天天進步，工人、農民天天增產節約，連我的媽媽也当了軍屬模範。……我呢？到朝鮮好几个月，沒有親手打死过美國鬼子。我寫了决心書，老不能实现，这成啥話！媽媽如果問我在朝鮮淨干什么來，打死了多少美國強盜，立了什么功，我說什么呢！”

兩个人都沉默了。手在拾干柴，心里却想着心事。

“你的决心很好，可就是太急躁了。你知道王喜才怎么立的功？”

曾南生沒有吭声。

“王喜才練了一手好槍法，5 槍撂倒了 4 个鬼子。鬼子知道他厉害，在山坡上楞了好半天沒敢上來。……”李克先掏出烟口袋，一边卷烟，一边慢慢地接着說下去：“你要知道，戰場上天天起变化。过去打蔣介石得有技術，今天打美國鬼子更得有技術。”

“我沒有参加上打仗，直到現在連个鬼子毛都沒見過，怎么練好技術呀……得啦，我算落后了！”

“你並沒有落后。我是說，你應該把要求打仗的勁兒先用在學習上。一切，你都还在开头呢。在敌人火力下有几种运动姿勢？卡宾槍、美式手榴彈，都会使么？战斗当中，有时候会使用敌人的武器的。……不要急，你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常学常練，技術就会提高。知道嗎，藝高人胆大！”

曾南生的心漸漸舒坦了：“是呀，这些我保證都学好。再打仗你可得帮我提个意見，叫我也跟你一起打。”

“往后，不要再急了，上級叫干啥就干啥；不管在什么地方，有空就練習打仗的本領，总有一天你会消滅好多敌人，立上功的。……好吧，拾的干柴够燒了，回去吧。”李克先直起身來，伸了伸腰，把烟头擲進雪里。

水原到原州一綫的山嶺上，日日夜夜，槍炮轟鳴。進攻接着防禦，防禦連着進攻。第四次战役已經持續了 40 多天，山上的積雪還沒有被春天的太陽融化。曾南生所在的这个連隊的战士們，日夜伏在雪地里，手脚冻得裂口，棉衣露出了白絮；餓了，吃一口炒面；渴了，吞一口白雪……。

他們打了一連串的仗，現在又在洪川江北岸的吾野坪北山阻击美軍“精銳”陸戰第一師一個團的進攻。吾野坪北山包括 10 個大小山頭。正面寬 5 華里，緊貼着洪川通春川的公路。曾南生所在的連隊只有 80 個人了，他們憑着手中的輕武器，依托簡單的野戰工事，一個班、一個組守衛一個山頭。

曾南生在主峯上的連觀察所旁邊挖掩體。和他在一起的，有七班副班長于廷起和因為害着眼病而被留下來的李克先。雖然眼前只是作預備隊，可是他已經感覺到親手打美國鬼子的機會就要到來了。他高興得心跳，脫下棉衣，揮動着小洋鍬，一邊挖，一邊喊：“挖呀！看誰挖得多，挖得快！”

美國鬼子向吾野坪北山沖擊了十幾次都沒有奏效，在第三天——3 月 17 日清早，開始了更猛烈的沖擊。戰鬥越來越激烈。敵人已經傷亡 100 多人，可是沖擊仍然沒有停止。二排傳來緊急報告：敵人有向他們陣地迂迴的征候，而陣地左翼小孤山包上沒有我們的人。指導員環顧左右，所有可以派出去的人都早已派出去了，現在再沒有適當的人可以抽調，只有于廷起、李克先、曾南生 3 人組成的小小的預備隊。

“你們跑步趕到二排左翼的小孤山包上去。在那里，”指導員一面下達命令，一面用手指着說：“看清了麼，一定要守住，保證二排側翼的安全。”指導員看着曾南生那孩子型的臉——這張臉已經變得黝黑了；那雙烏溜溜的大眼正盯着指導員——想嚴肅地對他說一些話，但此時却不知從何處說起。他把語氣盡量壓低：

“曾南生，這回答復你的要求了。小伙子有志氣，好好干

吧。对敌人要狠，可不要光憑一股热勁，要用腦子、用技巧消滅敌人。好吧，战斗结束后先到我这兒來。”

曾南生想回答几句热情的話，但是心里太激动，只应了声：“放心吧，指導員，我絕不会給祖國丟臉！”

3个人跑步到了小孤山包上。情况比原來預計的困难得多：二排打退敌人11次冲击之后，伤亡很大；美國鬼子已經爬上他們的主陣地——正面那座最突出的高山，附近的山头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这种危急情况迫使他們3个人剛剛在小孤山包上站穩脚，就馬上投入反冲击。在一支从右翼插過來的兄弟部隊配合下，他們把美國鬼子赶下了高山。可是，这个反冲击却使他們三个人受到了損失：小組長于廷起的胳膊被打断，下去了；山上的工事，全被炮火轟平了。李克先和曾南生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先爬回小孤山包。因为那里地势矮，敌人不大注意。

曾南生仔細觀察了一下周圍：圓錐形的小孤山包的右前方，連接着3个山头，中間那座稍高一些的就是他們剛才廝殺过的二排陣地的主峯。炮击剛剛过去，黃色的烟霧被陽光照得像一層飄浮着的云彩。3个山头上只有被打塌的掩蔽部和燒焦的松木，却沒有人影。四外是一片沉寂。他回过头望望背后那高聳三百多公尺的大山，想起了指導員的話：“多消滅一个鬼子，使敌人前進的时间多遲延一分鐘，就多取得一分勝利。……打仗不在人多，要用腦子、用技巧戰勝敌人。”

曾南生向李克先爬去。

“李克先同志，咱們得想想办法呀！咱們不能叫敌人知道

这溜山上只有咱俩。”

李克先沉思起来。这位全连人最喜爱的老战士，在危急情况下，总是表现出少有的镇定。“你听见指导员说过吗，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种战术叫‘麻雀战’，一会跳到东，一会跳到西。……你小时候抓过麻雀没有？”

“抓过。”

“不过咱们俩个，可不能叫敌人抓住。咱们要抓敌人，你懂得我的意思么？”李克先用手揉揉眼睛：“真气人，正赶在战斗的火候上，眼睛偏偏作怪！”

“没关系，我的眼睛好。咱俩在一起，你走不了瞎路，我打不了懵懂仗。”

8架“黑老鸹”^①缓慢地低飞过来，向前沿3个山头丢下炸弹，泥土和石块像水柱似的喷向天空。美国炮兵同时开炮，小孤山包在剧烈的爆炸中震荡起来——仿佛是大海里被风浪冲击的小船。曾南生伏在地上，斜起一双眼睛，盯着敌机怎样扔炸弹，扔在什么地方。他把这些完全记在心里。

敌机飞走，敌炮也停了。李克先抖抖身上的土诅咒道：

“真他妈的浪费！扔多少也打不过我们志愿军。怎么样？曾南生，第一次见这場面有点害怕吧？”

“刚才有点害怕，现在可一点也不害怕啦！”

李克先很满意这年轻人的直爽，笑了笑：“打仗嘛，就是这样；敌人硬，我们要比它更硬。山这么高，地这么大，它总不能

① 这是志愿军战士对美国海军战斗机的称呼。

把山炸平，把地炸翻。……当然咯，咱们也不能麻痹，要想法避开炸弹、炮弹。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一种沉寂使人很难受。曾南生察觉美国鬼子要发动一个新的进攻，便从一个小炮弹坑里爬到前边去。

美国鬼子两个排，又悄悄地爬上了高山头。透过浮荡着的烟雾，曾南生看见了一个出奇的情景：鬼子们都直立着，摇头晃脑地向四周了望。其中有一个头戴大盖帽、身材高大的军官，挥动着胳膊，正吱哩咕噜的叫唤。

他爬向李克先，压低嗓音：“你的眼睛不大好使，听我指给你，我叫你打哪你就打哪。”

李克先眯了眯眼：“先合计好，选择好转移的道路才行。打，这事好办。”

俩人嘀咕了一会，都压满了子弹，提起手榴弹。曾南生把李克先领到小孤山包前边的大炮弹坑里，再散开来，曾南生向右前方爬，李克先向左前方爬。5分钟后，几颗手榴弹飞上了高山头。

这突然的袭击，吓慌了美国鬼子，有的趴在地下射击，有的朝山下逃去。大概美国的炮兵指挥官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了强大的反冲击，攻上了高山头；也可能是他看花了眼，或者是炮兵慌了手脚，把炮弹一个接一个地打在高山头上。高山头上的鬼子，就遭到了他们自己的炮火的轰击。

“打得好，再来几发！”曾南生高兴得真想跳起来。

回到小孤山包上，俩人的眼睛互相望了望，仿佛在说：“咱们胜利了！”